



李時珍

张 慧 剑 著

6.2

K826.7

1
3

李時珍

张慧剑 著

蒋兆和 图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A561058

重 版 说 明

本书生动地介绍了明代杰出的科学家李时珍献身医学、药物学研究工作，以毕生精力编著《本草纲目》的光辉一生。这次重版时，在文字上作了一些必要的改动。

李 时 珍

张 慧 剑 著

蒋 兆 和 图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.75 字数 33,000

1954年11月第1版 1978年9月第2版 1978年9月第14次印刷

印数：118,001—268,000

统一书号：11074·24 定价：0.17 元

目 次

幼年.....	1
开始行医.....	5
十年读书.....	11
与方士的邪说斗争.....	16
满山遍野都是学问.....	21
在太医院.....	26
旅行.....	31
写成了巨著《本草纲目》.....	36
在南京.....	42
晚年.....	45
后记.....	50

幼 年

一五一八年(明正德十三年)，李时珍出生在蕲州东门外的瓦硝坝。

蕲州就是现在的蕲州镇，属湖北省蕲春县。宋朝时为淮南西路蕲州。元朝时，这里的建制是一个路，唤做蕲州路。一三六四年(元至正二十四年)，朱元璋打垮陈友谅，把这里改成府。到一三七六年(明洪武九年)，又从府改为州，辖境相当今湖北长江以北，蕲水以东地。蕲州本来是个富庶的地方，到李时珍出生的时候，这地方经过百多年休养生息，又已相当繁荣了。

时珍的祖父是一个热心替人诊治疾病的医生，虽然李家世代行医，但他没有多大名气，也没有留下什么医学著作。大约在时珍很小的时候，他就去世了。

时珍的父亲李言闻，字子郁，号月池，也是一个医生，同时是一个饱学的秀才，不过考了许多次大场(乡试)，始终没有考中。

时珍幼年过的日子是很不宽裕的。他有个哥哥叫李果珍，还有一个后来嫁给柳姓的姊姊，都靠他父亲养活。他的母亲张氏，身体衰弱，加上营养不足，在生了时珍后不久就病倒了，以后长期地缠绵在病榻上。时珍的健康情况也很

坏，他的童年几乎有大半是在药炉子旁边度过的。直到十岁左右，身体才慢慢地好起来，他能够念一点书，也能够到外边活动一下了。当他第一次跟着他的哥哥爬上凤凰山的时候，他看见江流滚滚，烟树万家，才知道世界是这样的广阔。

时珍对于草木虫鱼的学问，从小就有出奇的爱好，在这方面，他受到他父亲很多的影响。李言闻研究药草有好多年（他写过《人参传》和《艾叶传》），他的研究方法之一是拿实物来对证，在他的房间里，一年到头都可以嗅到白芷、郁金之类的芳草的清香。从这样的环境里生长起来的李时珍，当然很早就能辨别出许多药草的名字。他父亲有时还把他带到山里去，让他看到药草的生长情况，知道药是从哪里来的，因此，他的关于药草方面的知识逐渐丰富起来。同时，他热爱自然、热爱田野活动的习惯也从小就养成了。

蕲州的附郭，冈陵起伏，陂泽纵横，风景十分优美。原野中生长的药草也特别多。李时珍经常带着小朋友奔驰在北门道上，自豪地把他从他父亲那里得来的药物知识传授给人。他告诉他们什么是金盞草，什么是翦春罗，又什么是麦门冬……。他告诉他们什么是能吃的，又什么是好吃的……。他领着小朋友们到田野里去找寻青蒿子，找寻那吃起来有点咸味的黄色的滴滴金……。

离瓦硝坝一箭之地，就是著名的雨湖。这个广阔二十多里的湖，经常有渔民捕鱼。时珍和附近的渔民差不多个个熟识。有时候，他跟他们出去打鱼，他力气小，不能摇船，便帮助他们收拾鱼篓。雨湖的特产——长到一两尺的鲫

鱼，常常整网地被打进来。鱼在网中象银条一样地反复跳动着，李时珍看了，十分高兴。老渔翁还告诉他许多关于水鸟的知识，什么是水老鸦，什么是鱼狗子，那成群结队地飞来用嘴在水面上画着线条的叫做淘河……这类知识，李时珍都很快地接受了。

这些事情都被李言闻看在眼里。

李言闻很了解儿子的兴趣，为了满足时珍对草木虫鱼一类学问的好奇心，还曾经教他读过图画本的《尔雅》。时珍在很小的时候，就能够把整大段的难懂的《释鸟》、《释兽》背诵如流。可是这并不是说，李言闻对于儿子的教育只限于这一方面。在他的安排里，他的儿子还有一件比格物致知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做，那就是学八股；学好八股去应科举，从科举中打开他将来生活的道路。

几十年生活的折磨，使李言闻不能不热中于科举。他总以为瓦硝坝李家穷了好几代，做医生，又被人瞧不起。要想改变这种状况，除了应科举，没有第二条路。他自己在乡试中一再失败，因此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读书异常聪明的小儿子的身上。

在时珍十二岁的那一年，他父亲就明白地向他宣布了这个意图。时珍一向爱读的许多书都被收起来了，摊开在他面前的是明朝初年黄子澄、王鏊等人所作的八股文集。

时珍的童年生活，要算这一段时期最不愉快了。他在父亲的督促下，念一些沉闷的八股文，老是要打瞌睡。比之在雨湖上目送翠背黑翅的水鸟满湖乱飞，耳听远处渔歌四起，情趣是太不相同了。

一五三一年(明嘉靖十年)李时珍十四岁，由蕲州知州周训送到黄州府去应科试，他父亲陪了他一同去。他中了一名秀才回来。



图一：李时珍幼时常常领着小朋友到田野去找寻药草。

开始行医

在李时珍生活的年代，蕲州有冯、顾、郝、李四大乡绅。冯是做过刑部尚书的冯天驭家，顾是做过福建参政的顾问家，郝是做过怀庆府知府的郝守正家，李是世袭千户的李儒家。虽然他们的发展先后不同，但都占有大量的土地，从祖上起就已成为地方上的乡官乡绅；他们的子孙后代，也长期保持着优越的社会地位。

明朝乡绅的资格大都是从科甲中取得的，为统治者所特别宠爱。他们的种种特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。他们不但自己免丁免粮，还可以包庇别人。风雅一点的大乡绅，就标榜“养士”，收容一批贫苦的读书人，以及所谓方技教流（医生、方士、三教九流人物），作为高门的点缀品，美其名曰门客。这些人物投靠的目的，不过是为了求得高门的庇荫，避免地方上的差役、摊派，并提高自己的社会身分。

四大乡绅中的顾家，就是以“养士”著名的。

李时珍幼时对于顾家就有比较深的印象。顾家住在东门外离城半里路的全胜坊，有一个很大的园子，园内“流觞池”上矗立着巍巍的“仁寿堂”。时珍的家和顾家只隔一道桥，他进城去，常常要走过那生满了薜荔的高大围墙，他熟悉这里面的人所过的生活，也听到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。这

家人家的老主人，活到了一百岁才死，死时丢下来的小老婆还有六七个，要算是这许多故事中最荒唐的一个了。

时珍不喜欢顾家这样的人家，正如他不喜欢念令人昏昏欲睡的八股文一样。但是他的父亲却和这家人家搞得很好。他中了秀才后的某一年，他的父亲曾把他带到这园子里来，会见了顾问的父亲顾敦。顾敦很赏识时珍的智慧，和他讲了许多敦品立身的大道理，鼓励他继续向科举的目标前进。一直到若干年后，他才知道，他的父亲早就做了顾家的门客。

李言闻足足侍候了顾家两代，顾敦死后，他和顾问顾阙两兄弟也周旋了好久。顾家“养士”声势全盛的时期，人物光怪陆离，有高谈太阴炼形的道士，有吃蛇鼠的“高人”，也有口技专家、琵琶名手。李言闻则是以他的卓越的医术入选的。

但李言闻的社会地位还是不高。医生这个行业，自古以来就为流俗所瞧不起，所谓“医巫”“医卜星相”，医和巫卜星相并称，这就说明了这种情况。在明朝，轻视医生的观念更要普遍些。胥吏的骚扰和绅士人家无礼貌的传唤，更使李言闻对于自己的职业感到厌倦。

李言闻要他的大儿子李果珍学医，有时还把他带到玄妙观的诊所里去做助手，可是他并不希望李时珍也这样。有一天，当他发现时珍自己已经读了很多医书，并且很认真地研究起来的时候，他不觉大吃一惊。为了阻止儿子的兴趣向着这方面发展，李言闻便给时珍讲了许多古人轻视医学的故事，例如神医华佗本来是个土人，晚年曾经对自己的医

学经历表示悔恨；六朝时的殷浩，明明精于医术，却唯恐人家知道，悄悄地烧了自己的药方。诸如此类，仿佛一切都在证明：古时的读书人都不屑于讲医学，就是因为医生这个行业是不怎么体面的。他要儿子专心于制义的学习。

可是他的这些话，丝毫也不能说服他的儿子。“古时的读书人都不屑于讲医学”，那末，张机、郑虔、文彦博、苏轼，算不算是读书人呢？至于医生这个行业体面不体面，李时珍以为有些事实可以回答这个问题。几年来，他经常在他父亲的诊所里走动，更多地接触了生活，看到许多他父亲没有看到或没有注意到的事情，这些事情尽可以做这个问题的答案。

明朝行官医制，在各地设有“医学”和“惠民药局”，免费为贫苦的病人治病，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形式。官医因为无“禄”可得，对病人毫不负责。而且那几扇八字门，穷人也轻易走不进去。他们生了病，还是只有去找象李言闻那样的医生。他们自然都是出不起钱的，有时带了一只南瓜去就算做诊费。忠厚的李言闻给这些穷乡邻治病时，照样尽心竭力，还常常把自己炼制的药品拿出来送给他们。这些事使李时珍很受感动。

李时珍是在贫苦的环境里长大的，穷人们过的日子他比谁都了解得多。他知道，“疾病”二字临到穷人头上，那意义差不多就是死亡，假使没有象他父亲那样的医生，他们的情况就更不堪设想。他常常听见穷乡邻们讲到他父亲，他们在语气间总是带着很深的感激和很高的敬意，因此他怎么也不能相信，他们是瞧不起他父亲的这个职业的。

有好几次，李时珍拿自己的看法来和父亲争辩。不过，在另一方面，他的确也看到有些人在轻视他父亲，欺侮他父亲，那是一批官僚、乡绅、豪商之流的人物。他很为他父亲的遭遇难过。最初，他也曾想通过科举，实现父亲对自己的期望，在十七岁、二十岁、二十三岁的时候，曾三次到省城武昌去应乡试。

二十岁的那一次，他还是带了病去应试的。那年，他患咳嗽很久，转成了厉害的“骨蒸”病，皮肤发热，和火燎一样，每天要吐一碗多痰。他自己用柴胡、麦冬、荆沥等许多药来治，都不见效，后来由他父亲用药治愈了。他刚一起床，不管身体怎样，立刻就赶到武昌应试去了。可是他从小就培养起来的崇理求真的治学态度，注定他写不好揣摩时好的八股文，也注定他在乡试中要一次又一次地失败。

到一五四〇年（明嘉靖十九年），他第三次乡试失败回来后，深深感觉到这条路不能再继续走下去了。他为了父亲的期望，已经走了长时期的弯路，现在他必须按照自己的志愿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了。学医，并从这一门学问里求得发展，是他多年的志愿，现在他要毫不犹豫地实行了。他向他父亲保证说：“我一定努力！古人以学术报亲，我就拿这个来报答你！”

在此以前，李言闻已经看出儿子在医学研究方面的特长，因之对儿子的发展方向也有了新的认识。当时珍向他提出放弃科举专力学医的请求时，他同意了。

约摸在这时候，时珍也挂牌行医，那时他哥哥李果珍到外地谋生去了，李时珍和他父亲共同挑起了七口之家的生



图二：水退后，乡间各种疾病流行，李时珍在救死扶伤的工作中表现了忘我的精神和卓越的能力。

活重担。他和他妻子吴氏结婚已经数年，长子李建中也已出世了。

在时珍正式行医前不久，蕲州曾发生大水灾，江水倒灌入蕲河，淹没了两岸的田地，连市街的交通也要靠舟船来维持。水退后，各种疾病流行，医生成了全城所托命的重要人物。时珍那时帮着他父亲救死扶伤，正象在接受着一种考验一样。他在工作中所表现的忘我精神和卓越能力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穷苦乡邻和瓦硝坝李家建立了更深厚的感情。

几年后，李言闻补了岁贡生，部分地满足了他对于科举生活的愿望。

这时候，李时珍却发现了医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，正加紧步伐，在学习的道路上猛进。

十年读书

李时珍在一面行医一面研究当中，首先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这就是和医生业务密切相关的古代药书有很多缺点。

中国先民在药物应用上的种种发明，大约在汉朝时初步做了一次总结，《神农本草经》就是这样产生的。在以后的若干年间，环绕着这部伟著，出现了许多注释性和补充性的著作，把古代的药物研究工作的内容逐步地丰富起来。这种学问，有一个总的名字，叫做“本草学”。

“本草学”的一系列的发展，从《本草经集注》、《唐本草》、《蜀本草》、《开宝本草》、《嘉佑本草》起，一直到宋时四川名医唐慎微编著的《证类本草》为止，可以说是紧紧地衔接着前进的。唐慎微的《证类本草》是《神农本草经》后又一带有总结性的巨著。《神农本草经》收药三百六十五品，经过历代增订，到《证类本草》已经扩充到一千多品了。

李时珍精读了许多医药书籍，特别是对于上面几种主要的药书，还经过反复研究。他一方面佩服前代这些大师们的辉煌业绩；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他们在理论上和观察上的一些错误，觉得需要加以整理、解决。

药物学和医生业务是有重大关联的，如果药物学对药物的解释混乱或分类失宜，很容易把医生按药定方的工作

帶到錯誤的路上去。《唐本草》的序文中，曾指出幾種古代的藥書把防葵和狼毒、鉤吻和黃精錯誤地說成同一個東西，甚至於鉛錫不辨，橙柚不分，因之，時珍感覺到越是重要的著作其需要訂正越是迫切。他把這種感覺和他父親談起，他父親表示完全贊同。時珍在最初的幾年中間，以札記的方式收集了很多材料，但是他還沒有想到著書。

後來，他又發現了一個問題：古代的藥書多成於廟堂人物之手，著者大都懷有成見，輕視民間習用的方物。如唐人陳藏器編著的《本草拾遺》，對本草品物的補充，有些地方是很好的；但在宋人編的幾種本草里卻把他補充的東西刪掉不少，就是這種心理作祟。時珍長期生活在群眾中間，民間怎樣重視習用的方物，他十分了解。他覺得應該有一部書，拿《證類本草》做基礎，把古人漏掉的或沒有發現的方物補充進去，使天地萬物能充分地得到應用，這無疑地對人民生活是有好處的。而且，“本草學”在一千幾百年中間一直是發展的，為什麼到了《證類本草》之後就停滯下來呢？宋以後的醫藥學者既然在這一方面沒有做出什麼成績，那末，他自己盡可以“當仁不讓”，把這個責任擔負起來。

他立志要把舊的藥書加以整理、補充，把已經很完備的《證類本草》再向前推進一步，寫出一部分更細緻的藥書來。他要更廣泛、更周密、更嚴格地給中國的藥物學再做一次偉大的總結。

他這時還只有二十幾歲，學識和經驗雖然已經逐漸豐富起來，但還遠遠地不能和他的雄心相稱；這樣，他就必須為了自己的工作再下一番苦功。傳說他曾“讀書十年，不出

户庭”，他是一个职业医生，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，所以这不出户庭的话是靠不住的；不过由此也可想见他苦读的情况了。

他和他父亲的藏书都不多，他自己所定的阅读范围却非常广泛，可以想到，他和蕲州贵族豪门的接触，开始于这个时候，因为在古代，书籍大都是掌握在这些人的手里的。

在蕲州四大乡绅中，除顾家外，李时珍和郝守正家也有往来。这时，郝守正已经离开怀庆府，退休在里，正计划和蕲州的另一文人王俨合编蕲州志。他的弟兄辈中有一个郝守道，也是研究医学的，曾游历过京师、山东和江淮的许多地方。郝家丰富的藏书，吸引了李时珍。

时珍和当地的皇族开始接触也是在这一时期。

明朝皇帝把皇族分封在各地，一方面便于对人民进行镇压和监视，一方面可以把集中于皇室的经济负担分散到各地人民的头上去。

当地皇族是荆王的一支。这一支本来建藩在江西建昌，一四四五年从建昌搬到蕲州，王府就占用了北城有名的风景区麒麟山。从此蕲州人就倒足了大霉，原已不堪忍受的封建压迫，又加深了一层。

这些皇族是无恶不作的，老百姓的劳力他们可以随便征用，老百姓的田地、妇女，他们可以恃势强占，老百姓的生命自由当然他们也可以无理摧残。而在他们内部，也常常发生穷凶极恶的残杀。子杀父，弟杀兄，是常见的事。当时，荆王朱厚烜就因为失欢于皇帝朱厚熜（明世宗），力求全身免祸，特将王府的大权让给兄弟富顺王朱厚焜摄理。